

中国髹饰艺术中的“钱金”工艺,在明代漆艺文献经典《髹饰录》里被归入到“坤集”的“钱划”门之内。该书的注释者杨明称此门所归纳的工艺为:“细镂嵌色,于文为阴中阴者,列在于此。”而文物学家王世襄先生在对《髹饰录》进行解说时谈到“钱划”谓:“凡在漆面上镂划纤细的花纹,花纹中填金或银或其他色漆,填后不齐平,仍露阴文划迹的,都属此门。”漆艺家何豪亮先生称:“所谓‘钱划’,是用锥或针,和特制的一种工具——钱金刀和钩刀,在黑漆地或朱漆地上刻划花纹。它的特点是:刻纹较浅较细,刻纹里什么也不填,古代称为‘锥划’。”



明代嘉靖钱划博物院藏

钱金彩漆花卉纹圆盘

口径

34.8cm

高

5.3cm



南宋外江苏常州钱划博物院藏

朱漆钱金莲瓣式人物花卉纹套盒

口径

9.2cm

1978

盖面

通高

21.3cm



南宋江苏常州武进区村前蒋塘南宋墓出土

朱漆钱金莲瓣式人物花卉纹套盒

通高

21.3cm

外径

19.2cm

1978

明代漆工黄成在《髹饰录》的“钱划”门中对“钱金”作了十分经典的界定,其谓:“鎗金,鎗或作钱,或作创,一名镂金,钱银,朱地黑质共可饰。细钩纤皴,运刀要流畅而忌结节,物象细钩之间,一一划刷丝为妙。又有用银者,谓之钱银。”漆工杨明在相应处所作注释谓:“宜朱黑二质,他色多不可。其文陷以金薄,或泥金,用银者,宜黑漆,但一时之美,久则霉暗。余间见宋元之诸器,稀有重漆划花者;钱迹露金胎或银胎文图灿烂分明也。钱金银之制,盖原于此矣。结节见于钱划二过下。”由此可见,除了“钱金”之外,“钱银”也非常流行,其制法基本是一致的。明代的“钱金”“钱银”髹饰相当流行,这可以从当时流传至今的相关文物中看到,如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明代嘉靖时期“钱金彩漆花卉纹圆盘”就颇为经典。

中国的“钱金”髹饰艺术,其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“锥划”工艺。在平滑的深色漆面上针刻图纹的技法,及至宋代已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。不但钱划手法细腻,运刀流畅,而且钱划的丝线绵密隽秀,所刻画图纹在光洁的漆底映衬下格外显得秀丽雅致。20世纪70年代末出土自江苏省武进村前乡蒋塘五号墓的“庭院仕女图钱金莲瓣形朱漆奁”,可谓是今见宋代“钱金”漆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。这件漆奁是目前国内所出土的五件南宋“钱金”漆器当中最为精美的一件,现藏于江苏省常州市博物馆。其他四件中有三件同出于蒋塘宋墓,其余佳作还有“沽酒图钱金长方形朱漆盒”与“柳塘图钱金朱漆斑纹长方形黑漆盒”,还有一件来自江阴夏巷宋墓的“酣睡江舟图钱金长方形黑漆盒”,现藏于江苏省江阴市博物馆。“庭院仕女图钱金莲瓣形朱漆奁”作为宋代“钱金”髹饰的典型,极好地展现出了其时“钱金”钱划的特质。蒋塘宋墓出土十二棱莲瓣形,分盖、盘、中、底四层,各层皆由银扣镶口,外髹朱漆,内髹黑漆。在朱漆盖面中央钱划仕女、童仆三人,仕女梳高髻,着花罗直领对襟衫,长裙曳地,分别手执团扇与折叠扇,旁有女童手捧长颈瓶侍立于侧,背景上则钱划着嶙峋叠石、花树掩映,树下设有坐墩,坐墩下方栽植两丛花草;朱漆器表上的十二棱间则钱划着六组折枝花卉,包括荷叶、莲花、牡丹、山茶等。

元末明初陶宗仪在其《辍耕录》中曾对“钱金”与“钱银”的制作过程做过详细的描述:“凡器用什物,先用黑漆为地,以针刻画或山水树石,或花竹翎毛,或亭台屋宇,或人物故事,一一完整。然后用新罗漆,若钱金则调雌黄;若钱银,则调韶粉。日晒后,角挑挑嵌所刻缝罅,以金箔或银箔,依银匠所用纸糊笼罩,置金银箔在内,遂旋细切取,铺已施漆上,新棉揩拭牢实,但着漆者自然黏住。”王世襄先生指出:“钱金、钱银的做法是在朱色或黑色漆地上,用针或刀尖镂划出纤细的花纹,花纹之内打金胶,然后将金箔或银箔粘着上去,成为金色或银色饰纹。日本称之为‘沉金’,取金色沉陷在划纹之内的意思。”这里,王先生在解说“钱金”与“钱银”时还提到了“沉金”。“沉金”在日本汉字里被写作“沈金”。日本漆艺家松田权六先生在其《漆艺讲话》中曾谈到日本的“沈金”技法:“‘沈金’在中国称作‘钱金’。早在室町时代就有不少优秀作品进口日本,还有不少被指定为国宝和重要文化。从那时起,‘沈金’作为漆艺装饰中的一种技法便流传发展起来了。‘沈金’是在漆涂上面用刀雕出花纹,并在这上面折漆(即揩漆),然后把金箔或金粉填入刀痕内的技法。填入金粉后,把附在漆地上的多余的金箔、金粉擦掉为好。那样一来,遗留下来的就是刀痕中的金箔或金粉。在浅雕了的凹陷的地方,由于金沉入,所以称作‘沈金’。‘沈金’的特点是刀痕锐利,纤细优美。还有按所钱刻的原料,在刀痕里什么也不填入的‘素雕’。也有填入颜色粉的,以代替金箔或金粉的。”

松田权六先生提到的“填入颜色粉”技法,即在《髹饰录》“钱金”“钱银”之后列出的“钱彩”工艺。黄成谓:“钱彩,刻法如钱金,不划丝。嵌色如款彩,不粉衬。”杨明注曰:“又有纯色者,宜以各色称焉。”这其实就是“钱金”的“金”被换成了彩色。另外,从相关文物以及文献记载可知,传统的“钱金”“钱银”与“钱彩”多以朱红或漆黑为地,同时亦流行与多种工艺相结合,从而构成更加绚丽的装饰效果。

(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设计学系教授)